

我对于吃要求不高。从不求山珍海味,只求合胃口。记得幼时父亲带我去吃过几次喜宴,每当端上“鱼翅”,我便要下桌嬉戏去了,我情愿吃家常的咸菜豆瓣汤、炒黄豆芽。当然我对江南“腌笃鲜”有眷恋之情,尤其是汤里面的笋,更是我的钟爱,以致自己说出过这样的话:“此生是为笋和水蜜桃而来……”

在上海,吃过鸡鸭鱼肉,唯独没有吃过鹅。到广州,我也是过了物资匮乏时期才尝到了鹅肉,并且是烧鹅。它与广州著名的白切鸡、清蒸鱼等相比,毫不逊色。一盘焦皮嫩肉油色晶亮的烧鹅上桌,绝配一碟酸梅酱,我可以来上几大块。

还有米粉。广州米粉的种类何其之多,肠粉、炒粉、汤粉,我都爱吃。也不一定非要肉加佐,就是喜欢米粉的本质。纯纯地卷成形似猪肠的粉,放一点熟油,一点调制过的酱油,再来点酸辣酱,那味道,胃口再差也能美滋滋地滑溜下肚。哦,还有一种名为“濑粉”的,竟与上海的“烂糊面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广州的汤实在是好,很难不被它俘虏。成家后

我也学会了一二:粉粉的莲藕排骨汤,放点绿豆陈皮,其味甚佳,也合秋冬时宜;还有萝卜排骨汤、鱼头汤、西洋菜汤、枸杞瘦肉汤……我虽厨艺马虎,但货真价实,一点味精不放,已非常“甜”了!

非广州籍朋友许是要问,汤是甜的?没错,且听我道出由来。初到广州

时,休息日我便去熊文老家吃饭。他母亲极其善良贤惠俭朴耐劳,又煮得一手好菜。每每去吃饭,除了有白切鸡、清蒸鱼、酿豆腐等轮换之外,她总有一道靓汤。她见我喝了汤,总要笑眯眯地问我:“甜唔甜啊?”我十分疑惑,这汤明明是咸的,怎么问我甜不甜呢?我含糊地点点头。事后求熊文解惑,他笑着告诉我,广州话“甜唔甜”的意思是“鲜不鲜”。原来如此,以后见问此话,便连连点头应声:“甜,甜!”

广州水果品种繁多,且很多是我在上海时吃不到的。譬如番石榴,番,说明它是外来品种。我爱吃本地出产的,它有一个性感的名字叫“胭脂红”;有一个粗俗的名字叫“鸡屎果”。我喜欢这种水果的味道,喜欢它淡青中泛出薄胭脂色的小巧果实。它酸而不涩,甜而不腻,其籽还有止泻功效。至于为什么叫出“鸡屎果”这个名,慢慢我才体会出来。鸡屎是形容它的臭味,也恰恰是这果的特殊香味。另一层则是爱极了的意思吧,就好像

不知不觉中,我的群已经有十几个了。

这么多群,真正热闹的不多,时间久了,也就慢慢不看了。最多也就是在重大的节假日,有些人突然会冒出来,发一些贺辞而已。

一个群的活跃程度,完全取决于群主和群里的几个活泼人物。如果没一个灵魂人物,时间久了,大家都不响,长期无声,干脆群也找不到了;或者就几个老面孔老生常谈,就成了演员和观众群。

群也见人性。有些人喜欢热闹,有些人喜欢独处。喜欢热闹的人经常会在某个聚会时发表声明:今天不来参加的人怎么样怎么样,不问青红皂白把人给批了一通。于是乎来的人再拉一个群——小群。

小群还能再生小群呢。生生不息之谓也。也有的群,见人情。我老妈今年已经95岁了,她居然也有一个群,“K歌”朋友群,有100多个人。大家都是唱歌的业余爱好者,群主时不时会组织一些比赛活动。老妈喜欢唱越剧,她有1000多个粉丝,每次活动,她都会信手拈来地得到一些奖项。许多人惊讶无比,赞叹不已,她经常也会为此自得其乐。她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见了那个群,遇见了那么多可爱的朋友。

群,就像现实中的朋友一样,有的是资深挚友,有的只是泛泛之交;有的喜欢,有的不怎么喜欢……不管怎样,它始终在那,就像一个心灵的窗口,折射出窗外的蓝天和窗内的你自己。

我们叫“臭小子”“傻蛋”那样,极尽宠溺之情。再就是杨桃了,我爱它的清甜,爱它的多汁。因为经常称赞杨桃,研究鲁迅的三姐就告诉我,鲁迅先生也爱吃杨桃,有他的文为证:“广东的花果,在外江佬”的眼里,自然依然是奇特的。我所最爱吃的是‘杨桃’,滑而脆,酸而甜……”噢,感觉何其相似!

到广州工作以后,常常会有意无意间重合到鲁迅先生的足迹。我去中山图书馆借书,因为广东省

补。他们从初一演到初五,真的是疲惫不堪了。

夜戏是岁月的沉淀,是岁月的精粹。“至于我看那好戏的时候,却实在已经是‘远哉遥遥’的了,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”。这个年龄对戏文还不甚了了,看“文戏”是没有耐心的。一旦出现舞刀弄枪或是拳打脚踢的“武戏”,眼睛是瞪圆了的,非要瞪出个结果来。夜戏演完了,我是最后一个离场的观众,要等跑龙套的好朋友小柱子卸完妆一起回家。他大我一岁,个子高我一头,嗓音也粗了起来。他私下对我说:要努力成为夜戏的“主角”。我说:“你就吹吧。”他昂着头回我:“你瞧着吧。”他保持着昂首的姿势,装老腔来了几句《铡美案》中包拯的唱词: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”。他的唱还谈不上“字正腔圆”,音色却“雄浑”得可以,唱出了包公的凛然正气。嗓音直冲云天,在夜空中震荡回响。

## 家乡夜戏

谢毅

入夜时分,靠上枕头,合上眼睛,必定会想东想西。年关,不想都不行的是几时在镇江驸马庄过年看夜戏时的情形。一幕幕“折子戏”场景在眸中闪现。最先亮相的是被村民尊为夜戏“大导”的刘锦文和胡琴“大师”的余甫甫,他俩精于扬州戏。每年的小年夜到除夕前的这几天,是他俩最忙的时候。余甫甫是戏班子的领班,在小年夜的上午,他先与刘锦文对演出作出妥妥的安排,而后找戏班子成员逐个打招呼:“伙计,听好了,下午走台对台词,别忘了。”“好嘞!”被叫的人召之即来。刘锦文在小年夜的下午总是第一个到达剧场。他把从初一到初五演出的五部戏名《铡美案》《狸猫换太子》等依次写在黑板上,可惜我只记住了这两部,其他的都忘记了。“大导”写罢,仰躺在破旧的躺椅上,闭着眼睛背台词,等着戏班子的到来。

家乡那时的剧场与城里的剧院有着云泥之别。不过是房屋六间,东西为长,南北为宽。房屋的东头是舞台。房子是全村最大的,能容纳七八百人。夜戏开场前,会有几个热心的村民,“冬冬噹噹”敲锣打鼓绕着村子跑几圈。听到锣鼓喧天,本村的村民们自不必说,就连邻村的村民们也纷纷走出家门,搬着椅子的,扛着茶凳的,三三两两朝着剧场鱼贯而行。他还神秘兮兮说,有位名人为了看清

天池模样,连续三次登临,方才如愿。下得车来,呼呼北风吹得我裹紧了衣裳。从停车场到天池边,还得往上走百余米,此刻天池顶上正盘桓着一大块乌云,能否看见天池,答案马上就要揭晓。一路攀登,快步向上,来到了天池

旁,但见天池躺在林立奇峰中央,那样安然。无奈乌云遮住了阳光,使得湖水黯然。我沿着天池旁山道边走边觅,期盼着阳光能亲吻到天池。一刻钟后,阳光终于挣脱了乌云束缚,顽强地投射到天池之中!顿时,碧绿水有了生机,在四周浑厚峭拔岩石的包裹中,虽非全明华贵,但明暗相间亦不失一份奇美,仿佛是沧桑岁月为它反增添了凝重与神秘。

许多人还在抱怨乌云的不开,我已心满意足。我谓此照为《岁月》,意在世间万物总有阴晴起伏,亦明亦暗更显生命神奇。

## 亦明亦暗亦神奇

江天舒

## 群张耀

群张耀

立中山图书馆的所在地原为中山大学的一部分,鲁迅先生曾于1927年任教于中山大学,其间居住在校园内的钟楼二楼。走在图书馆花园的草径上,我抬头凝望那近在咫尺的黄色钟楼,浮想联翩,不禁有了“今曾经照古人”的感慨!

高第街,一个老古的名字,让人想起“状元及第”之喜。可不,广州还有一味粥唤“及第粥”,内容丰富,极为鲜美,“过口”难忘。上世纪60年代的高第街很热闹,商品琳琅满目,行人摩肩接踵,有一段时间我也会去那里买东西。去了高第街,就会去“许地”弯一下。这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童年生活的地方,是鲁迅先生抵达广州后的第一个访问点。可,不,又重会上大先生的足迹了!

鲁迅先生在广州的生活丰富多彩。他与许广平先生相恋相爱,有评论说这是他一生中柔软的日子,同时也完成了他许多重要的创作。我惊喜地发现,他与许先生常去永汉电影院、南关影剧院观影,这也是自己去过的场所啊!我还在南关影剧院演出过此生唯一的儿童剧《娃娃店》,饰演一个六岁的娃娃小胖。让我兴奋的还有,原来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先生

也是我中意的“美利权冰室”吃客,有他的文为证:“次至美利权冰室食冰酪,至太平馆分馆午餐。”

幸运的是,2021年12月,我应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之邀,朗诵了大先生的名篇《一件小事》。此后又在广州、三水复演,演出让我获得了难忘的感受。

当我沉浸于作品中,朗诵到“风全住了,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,一面想,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”时,我低头侧抬起右手,遮挡住自己的脸,像是要遮挡住内心的羞愧,喃喃地拷问着灵魂……

大先生说:“独有这一件小事,却总是浮在我眼前,有时反更分明,教我惭愧,催我自新,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”

我被触动者,联想到自我、联想到……

这一刻,我是否重合了大先生的心迹了呢?

摄影

蛇年话蛇。当年插在湖南农村时候,蛇司空见惯之动物。那里地貌“七山二地一水”,各种各样的蛇很多,用“与蛇为邻”这句话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。

记得插队第二年惊蛰的一天下午,生产队长安排我干农活。我走近高大的稻草垛旁,用力拖出底部一捆稻草时,耳畔突然间响起“嗨”的一声,似惊雷炸响,一条形体如笛子般粗的蝮蛇(当地人称之为“扇头风”)映入眼帘,竖着高高身子摇晃着扇形头,张开嘴“呼呼呼”朝我吐着骇人的红信,一股难闻的气体充斥着周围空间。我目瞪口呆,吓出一身冷汗,本能地蹲在地上打哆嗦。“扇头风”直勾勾盯着我一会儿,慢慢低下了头紧贴着地面“嗦嗦嗦”地爬溜至山上去了。谢天谢地!蛇没有伤我啊。

惊魂甫定的我忽然这样想:刚才究竟是我怕蛇?还是蛇怕我?为什么蛇溜走了?后来知道,在一般情况下,蛇不会主动伤人的。“扇头风”溜了,我定神抓着一捆稻草使劲挥来挥去,将周围的瘴气驱散后重新开始干活。

又一个春意浓浓的下午,我扛着锄头去山坡上锄草挖土,准备种点蔬菜。岂料雷雨突至,我没戴斗笠,只好往家里快跑。路上见有一堆“大牛屎”挡路,我一个大步跨了过去。没跑几步,回过神来,心想这“牛屎”怎么有纹路?驻足大胆回头看,果不其然,是一条黑褐色乌梢蛇。此时“牛屎”也慢慢松散开来,滋溜到旁边的河沟草丛里去了。

夏日炎炎,我和当地农民脚穿草鞋手持弯刀上山砍柴,须跟蛇斗智斗勇。蛇最怕太阳晒,喜欢蜷缩在草丛中歇凉。砍柴之前,先“打草惊蛇”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动作:手挥一根竹扁担,使劲地

往草丛中乱打一阵子,受到惊吓的蛇便会落荒而逃,如此这般后才可放心砍柴。还记得一件后怕的事。插队第四年夏季一天下午,阴天闷热,我砍柴回家刚歇息,上海的叔叔公差到衡阳特地绕道来看望我。他说要给我拍张“战天斗地”照片,让我站在屋后的树丛里,头戴一顶草帽,肩上扛一把锄头,穿一双草鞋,裤脚高高挽起,眼望着前方……快门一声“咔嚓”,摆拍完成了。半个月后,照片寄来了,一看吓了个半死。身后高大杨树

上盘绕的一条拇指般粗的“火赤链”也给拍进去了,近在咫尺,昂着花纹头,瞪着眼睛,吐着信子,和我一样注视着镜头……叔叔在信中也写道:不寒而栗,人蛇同框。

人蛇之间偶尔难免会发生龃龉,所以乡下民间有蛇医。不过大多数情况下,还是有彼此相安无事的。春夏两季傍晚,赤脚的社员收工后走在河坝田堤上,脚背上常会有冰冷的蛇一滋溜了过去。用不着害怕,这些蛇绝不会咬人,除非故意踩着它们。深夜,大山里、水田里、沟渠里……会不时传出野兔、小鸟、老鼠、青蛙、蟾蜍等长短不一的叫声,人们也不会感到大惊小怪,这是蛇正在捕食呢。过了霜降,蛇陆续开始冬眠了。这时农活也渐渐少了,农民就会毫无顾虑地上山捞蛇蜕。树丫中、竹枝上、荆棘里、草丛下、墙垛缝……都有褐白色的蛇蜕悬挂着、缠绕着,一阵风吹来,随之飘动,看着头皮发麻。然而,这些长短不一的蛇蜕却是一味中药,农民拣回家后整理风干再卖给当地供销社,换点油盐活泛钱,算是一种无本之利吧。

多年未去那里,不知现在乡间是否依然如此?人与动物,都生活在这天地之间,和谐共存,当是生态世界的应有之义。

来我书屋做客的,都是稀客,文友、战友、商友……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客人。还有一些平日常来的朋友。窗外高大的池杉是书屋的户外客厅,树上的鸟儿便是常客之一。一大清早,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闹腾起来,比我这书屋主人还早到,像一群候在商场门口等待开门营业的老顾客。

三只斑鸠也是常客,它们安静地停歇在枝上,像树的一个个小挂件。今天见到一只斑鸠站在那儿,另一只从旁边一棵树飞过来,靠近它,这便飞到稍高一点的树枝上,另一只跟着飞上去贴近它,这只又往下那一个位置,另一只又跟过去……想起了童年时的小伙伴。彼此间若是闹了点小别扭,便是这个样子。

能进到书屋里来的常客,是阳光。冬日正午时分,暖阳就像是不请自来的客人。这位客人自然是我喜欢的,它也该知道我的欢喜,否则我怎会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般敞开窗玻璃呢。书屋里书桌、笔墨、茶具、桌旁摆着的小绿植更是欢喜,一件件都在发光。就连老式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都是暖融融的。书柜上列队站立的书也是喜欢的,阳光洒在它们身上,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油画,还会飘荡出墨迹的缕缕清香。谢谢这位客人,让书屋任何一个视角,都充满触及心底的美。

我被触动者,联想到自我、联想到……

这一刻,我是否重合了大先生的心迹了呢?

## 与蛇为邻

杨建明

与蛇为邻

往草丛中乱打一阵子,受到惊吓的蛇便会落荒而逃,如此这般后才可放心砍柴。还记得一件后怕的事。插队第四年夏季一天下午,阴天闷热,我砍柴回家刚歇息,上海的叔叔公差到衡阳特地绕道来看望我。他说要给我拍张“战天斗地”照片,让我站在屋后的树丛里,头戴一顶草帽,肩上扛一把锄头,穿一双草鞋,裤脚高高挽起,眼望着前方……快门一声“咔嚓”,摆拍完成了。半个月后,照片寄来了,一看吓了个半死。身后高大杨树

上盘绕的一条拇指般粗的“火赤链”也给拍进去了,近在咫尺,昂着花纹头,瞪着眼睛,吐着信子,和我一样注视着镜头……叔叔在信中也写道:不寒而栗,人蛇同框。

人蛇之间偶尔难免会发生龃龉,所以乡下民间有蛇医。不过大多数情况下,还是有彼此相安无事的。春夏两季傍晚,赤脚的社员收工后走在河坝田堤上,脚背上常会有冰冷的蛇一滋溜了过去。用不着害怕,这些蛇绝不会咬人,除非故意踩着它们。深夜,大山里、水田里、沟渠里……会不时传出野兔、小鸟、老鼠、青蛙、蟾蜍等长短不一的叫声,人们也不会感到大惊小怪,这是蛇正在捕食呢。过了霜降,蛇陆续开始冬眠了。这时农活也渐渐少了,农民就会毫无顾虑地上山捞蛇蜕。树丫中、竹枝上、荆棘里、草丛下、墙垛缝……都有褐白色的蛇蜕悬挂着、缠绕着,一阵风吹来,随之飘动,看着头皮发麻。然而,这些长短不一的蛇蜕却是一味中药,农民拣回家后整理风干再卖给当地供销社,换点油盐活泛钱,算是一种无本之利吧。

多年未去那里,不知现在乡间是否依然如此?人与动物,都生活在这天地之间,和谐共存,当是生态世界的应有之义。

来我书屋做客的,都是稀客,文友、战友、商友……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客人。还有一些平日常来的朋友。窗外高大的池杉是书屋的户外客厅,树上的鸟儿便是常客之一。一大清早,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闹腾起来,比我这书屋主人还早到,像一群候在商场门口等待开门营业的老顾客。

三只斑鸠也是常客,它们安静地停歇在枝上,像树的一个个小挂件。今天见到一只斑鸠站在那儿,另一只从旁边一棵树飞过来,靠近它,这便飞到稍高一点的树枝上,另一只跟着飞上去贴近它,这只又往下那一个位置,另一只又跟过去……想起了童年时的小伙伴。彼此间若是闹了点小别扭,便是这个样子。

能进到书屋里来的常客,是阳光。冬日正午时分,暖阳就像是不请自来的客人。这位客人自然是我喜欢的,它也该知道我的欢喜,否则我怎会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般敞开窗玻璃呢。书屋里书桌、笔墨、茶具、桌旁摆着的小绿植更是欢喜,一件件都在发光。就连老式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都是暖融融的。书柜上列队站立的书也是喜欢的,阳光洒在它们身上,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油画,还会飘荡出墨迹的缕缕清香。谢谢这位客人,让书屋任何一个视角,都充满触及心底的美。

我被触动者,联想到自我、联想到……

这一刻,我是否重合了大先生的心迹了呢?

来我书屋做客的,都是稀客,文友、战友、商友……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客人。还有一些平日常来的朋友。窗外高大的池杉是书屋的户外客厅,树上的鸟儿便是常客之一。一大清早,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闹腾起来,比我这书屋主人还早到,像一群候在商场门口等待开门营业的老顾客。

三只斑鸠也是常客,它们安静地停歇在枝上,像树的一个个小挂件。今天见到一只斑鸠站在那儿,另一只从旁边一棵树飞过来,靠近它,这便飞到稍高一点的树枝上,另一只跟着飞上去贴近它,这只又往下那一个位置,另一只又跟过去……想起了童年时的小伙伴。彼此间若是闹了点小别扭,便是这个样子。

能进到书屋里来的常客,是阳光。冬日正午时分,暖阳就像是不请自来的客人。这位客人自然是我喜欢的,它也该知道我的欢喜,否则我怎会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般敞开窗玻璃呢。书屋里书桌、笔墨、茶具、桌旁摆着的小绿植更是欢喜,一件件都在发光。就连老式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都是暖融融的。书柜上列队站立的书也是喜欢的,阳光洒在它们身上,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油画,还会飘荡出墨迹的缕缕清香。谢谢这位客人,让书屋任何一个视角,都充满触及心底的美。

我被触动者,联想到自我、联想到……

这一刻,我是否重合了大先生的心迹了呢?

来我书屋做客的,都是稀客,文友、战友、商友……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客人。还有一些平日常来的朋友。窗外高大的池杉是书屋的户外客厅,树上的鸟儿便是常客之一。一大清早,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闹腾起来,比我这书屋主人还早到,像一群候在商场门口等待开门营业的老顾客。

三只斑鸠也是常客,它们安静地停歇在枝上,像树的一个个小挂件。今天见到一只斑鸠站在那儿,另一只从旁边一棵树飞过来,靠近它,这便飞到稍高一点的树枝上,另一只跟着飞上去贴近它,这只又往下那一个位置,另一只又跟过去……想起了童年时的小伙伴。彼此间若是闹了点小别扭,便是这个样子。

能进到书屋里来的常客,是阳光。冬日正午时分,暖阳就像是不请自来的客人。这位客人自然是我喜欢的,它也该知道我的欢喜,否则我怎会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般敞开窗玻璃呢。书屋里书桌、笔墨、茶具、桌旁摆着的小绿植更是欢喜,一件件都在发光。就连老式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都是暖融融的。书柜上列队站立的书也是喜欢的,阳光洒在它们身上,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油画,还会飘荡出墨迹的缕缕清香。谢谢这位客人,让书屋任何一个视角,都充满触及心底的美。

我被触动者,联想到自我、联想到……

这一刻,我是否重合了大先生的心迹了呢?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## 书屋常客

周建新

